

丰子恺

作品集



现代名家珍藏本

Xiandaimingjiazhencangben ●

宁夏人民出版社

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不知几百十次了，我自己也常常奇怪，为什么我使他们奇怪？

I217-57
3:4

74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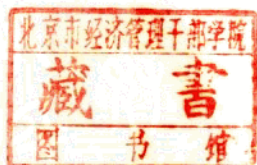


现代名家珍藏本

Xiandaimingjiazhencangben ●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丰子恺作品集



丰子恺作品

责任编辑：刘胜华 顾勇

封面设计：张仕君

版式设计：王存希

责任校对：胡明

责任印制：方武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银川市解放西路47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宁夏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530千字

版次：2000年5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7-227-02000-2/I·570

定价：24.00元

序 言

丰子恺，名丰润，字慈玉，1898年生于浙江。

丰子恺以画家、散文家、书法家与翻译家著称于世。郁达夫称赞丰子恺的散文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丰子恺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自此，“缘缘堂随笔”的名字就不胫而走，其影响久盛不衰。越景琛评论丰子恺之散文时说：“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

丰子恺的散文随笔带有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理想中的美只有在儿童身上和明媚的春天里才能得以体现。

同时，因为受到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于1928年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流露。这一特点最直接地体现在《护生画集》中。

深刻、含蓄、亲切、幽默是丰子恺文章中的几大特色，也是他的文章吸引人的原因。



壬寅三月於
北京全國政
協商會蒞
京時攝影
寄贈新加坡
廣洽法師
此
聖子文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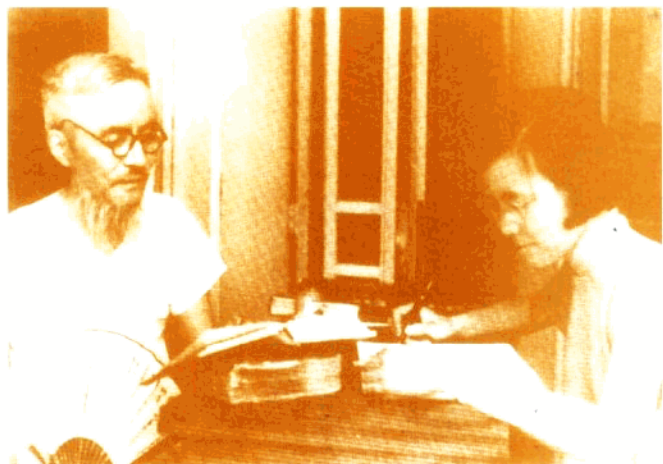
192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1967年在綠綠堂工作

欲
知
知
知
知

PDG



1956年7月在上海长乐村居所与女儿丰子吟一起翻译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小说。



丰子恺与孩子们一起

目 录

序言	(1)
东京某晚的事	(1)
华瞻的日记	(3)
给我的孩子们	(8)
忆儿时	(12)
儿女	(18)
随感十三则	(22)
学画回忆	(30)
吃瓜子	(37)
肉腿	(44)
杨柳	(48)
车厢社会	(52)
半篇莫干山的游记	(58)
山中避雨	(67)
我的母亲	(70)
中国就像棵大树	(74)
辞缘缘堂	(78)
桐庐负暄	(103)

悼夏丐尊先生·····	(135)
胜利还游记·····	(140)
口中剿匪记·····	(144)
湖畔夜饮·····	(147)
《子恺漫画》自序·····	(151)
庐山游记·····	(155)
吃酒·····	(166)
旧上海·····	(171)
歪鲈婆阿三·····	(177)
四轩柱·····	(180)
阿庆·····	(186)
渐·····	(188)
大帐簿·····	(192)
我的苦学经验·····	(197)
陋巷·····	(210)
两个“?”·····	(215)
热天写稿·····	(220)
野外理发处·····	(223)
送考·····	(227)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232)
还我缘缘堂·····	(237)
爱护同胞·····	(241)
我的漫画·····	(245)
敬礼·····	(250)
爆炒火花·····	(253)

斗牛图·····	(256)
躯高和众·····	(258)
西湖春游·····	(260)
扬州梦·····	(267)
回忆儿时的唱歌·····	(273)
胜读十年书·····	(276)
“艺术的逃难”·····	(279)
白鹅·····	(286)
代画·····	(291)
雪舟和他的艺术·····	(294)
随笔漫画·····	(297)
伯牙鼓琴·····	(301)
杭州写生·····	(304)
新年随笔·····	(308)
黄山松·····	(311)
上天都·····	(314)
黄山印象·····	(318)
幸福儿童·····	(322)
怀梅兰芳先生·····	(325)
有头有尾·····	(328)
赤栏杆外柳千条·····	(332)
饮水思源·····	(335)
化作春泥更护花·····	(339)
阿咪·····	(342)
威武不能屈·····	(346)

眉·····	(348)
牛女·····	(350)
暂时脱离尘世·····	(352)
酒令·····	(354)
食肉·····	(356)
丰都·····	(358)
癩六伯·····	(360)
塘栖·····	(363)
王囡囡·····	(366)
算命·····	(370)
清明·····	(372)
秋·····	(375)
伯豪之死·····	(379)
作父亲·····	(388)
作客者言·····	(392)
两场闹·····	(402)
劳者自歌·····	(407)
谈自己的画·····	(416)
我与手头字·····	(425)
《随园诗话》·····	(429)
画鬼·····	(434)
家·····	(441)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447)
劳者自歌·····	(455)
佛无灵·····	(467)

读《读缘缘堂随笔》	(471)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474)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478)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	(482)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486)
我译《源氏物语》	(490)
天童寺忆雪舟	(494)
不肯去观音院	(497)
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	(501)

东京某晚的事

我在东京某晚遇见一件很小的事，然而这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并且常常使我憧憬。

有一个夏夜，初黄昏时分，我们同住在一个“下宿”里的四五个中国人相约到神保町去散步。东京的夏夜很凉快。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出门，穿和服的几个人更是风袂飘飘，徜徉徘徊，态度十分安闲。

一面闲谈，一面踱步，踱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横路里转出一个佝偻的老太婆来。她两手搬着一块大东西，大概是铺在地上的席子，或者是纸窗的架子吧，鞠躬似地转出大路来。她和我们同走一条大路，因为走得慢，跟在我们后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听得后面起了一种与我们的闲谈调子不同的日语声音，意思却听不清楚。我回头看时，原来是老太婆在向我们队里的最后的某君讲什么话。我只看见某君对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转头来，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齿，一面摇头，一面笑着说：

“Iyada, iyada!”（不高兴，不高兴！）

似乎趋避后面的什么东西，大家向前挤挨一阵，走在最先的我被他们一推，跨了几脚紧步。不久，似乎已经到了安全地带，大家稍稍回复原来的速度的时候，我方才探问刚才所发生

的事情。

原来这老太婆对某君说话，是因为她搬那块大东西搬得很吃力，想我们中间哪一个帮她搬一会。她的话是：

“你们哪一位替我搬一搬，好不好？”

某君大概是因为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散步，实在不愿意替她搬运重物，所以回报她两个“不高兴”。然而说过之后，在她近旁徜徉，看她吃苦，心里大概又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趋避似地快跑几步，务使吃苦的人不在自己眼睛面前。我探问情由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老太婆十来丈路，颜面已经看不清楚，声音也已听不到了。然而大家的脚步还是有些紧，不像初出门时那么从容安闲。虽然不说话，但各人一致的脚步，分明表示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很有意味。我从来不曾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受到这样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话，似乎应该用在家庭里或学校里，决不是在路上可以听到的。这是关系深切而亲爱的小团体中的人们之间所有的话，不适用于“社会”或“世界”的大团体中的所谓“陌路人”之间。这老太婆误把陌路当作家庭了。

这老太婆原是悻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却在想象：假如真能像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老太婆就并不悻事，并不唐突了。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1925 年作。

（应为 1927 年作）

华瞻的日记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兴味正好的时候，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吃饭。我说：“不高兴。”妈妈说：“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当我们将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向我一看，我也回头向她一看，各自进去，不见了。

我实在无心吃饭。我晓得她一定也无心吃饭。不然，何以分别的时候她不对我笑，而且脸上很不高兴呢？我同她在一块，真是说不出的有趣。吃饭何必急急？即使要吃，尽可在空的时候吃。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

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么？

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不止这一端：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里去，一个掬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娘姨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娘姨何以一定叫我不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欢喜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宝姐姐或郑德菱的哥哥，有些不近情的态度，我看他们不懂。大概是他们身体长大，稍近于大人，所以心情也稍像大人的无理了。宝姐姐常常要说我“痴”。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么？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么？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么？我要天不要下雨，正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我每天晚上听见你要爸爸开电灯，爸爸给你开

了，满房间就明亮，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你何以说我“痴”？郑德菱的哥哥虽然没有说我什么，然而我总讨厌他。我们玩耍的时候，他常常板起脸，来拉郑德菱，说，“赤了脚到人家家里，不怕难为情！”又说“吃人家的面包，不怕难为情！”立刻拉了她去。“难为情”是大人们惯说的话，大人们常常不怕厌气，端坐在椅子上，点头，弯腰，说什么“请，请”，“对不起”，“难为情”一类的无聊的话。他们都有点像大人了！

啊！我很少知己！我很寂寞！母亲常常说我“会哭”，我哪得不哭呢？

二

今天我看见一种奇怪的现状：

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用劲地割。啊哟！这是何等奇怪的现状！大人們的所为，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痛不痛呢？

更可怪的，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她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宝姐姐夹了书包从天井里走进来，我想她见了一定要哭。谁知她只叫一声“爸爸”，向那可怕的麻子一看，就全不经意地到房间里去挂书包了。前天爸爸自己把手指割开了，他不是大叫。“妈妈”，立刻去拿棉花和纱布来么？今天这可怕的麻子